

The Color of Water

[美] 詹姆斯·麦克布莱德 著

吴群芳 译



水的颜色

本书内涵深刻，令人回味无穷，
足以成为人们伟大而亲切的精神伴侣。

——波士顿环球报

本书长达两年雄踞
《纽约时报》畅销书
排行榜第一名！





* T266720 *

水的颜色

[美] 詹姆斯·麦克布莱德 著
吴群芳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的颜色 / (美) 麦克布莱德 著; 吴群芳译—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3

ISBN 7-5613-2582-7

I. 水… II. ①麦…②…吴…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4036 号

图书代号: SK262200

Copyright © [year of first publication by License] by [name of Licens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6 by James McBrid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iverhead Books, a member of Penguin Putnam Inc.

水的颜色

作者: [美] 詹姆斯·麦克布莱德

译者: 吴群芳

责任编辑: 周宏

装帧设计: 叁陌工作室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mm 1/32

印张: 11

字数: 188 千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一版

印次: 200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5613-2582-7/I · 277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色 魔 附 本》

（本书由圣玛利亚大学图书馆珍藏，由个人捐赠）

第一章 我已经死了（母亲自述） 1

我已经死了。

你希望我谈一谈自己的家庭，对于他们来说，我已经死了将近五十年了。在我十九岁那年，我的家人为我进行了沉痛的悼念活动。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为我念哀悼祈祷文，并按照传统的规矩度过了七日服丧期。这是正统派的犹太教徒悼念他们死去亲人的方式。

我母亲的名字是胡迪斯，她跟父亲恰恰相反，性情温顺，温柔慈祥。她总是毫无非议、毫无怨言地照他说的去做。她惯常的表情是一种难以捉摸、略显忧郁的平静，从来不哗然大笑，也从来不怒气冲冲。她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少数几个让我觉得心存愧疚的人……



第二章 埋藏在心底的思念5

在我十四岁那年，母亲多了两项新的爱好：骑自行车和弹钢琴。那辆自行车是一辆笨重的老爷车，浑身锈迹斑斑……它是我的继父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捡到的一件废弃物，他颇费了点力气才把它拖回家，此后几个月他就死了。

骑自行车是她表达心情悲痛的方式——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

她钢铁般的意志强制我们朝大学的目标前进，以及在皇后区到处骑她的自行车。她的旁若无人，她对整个世界对她的看法不屑一顾，以及她脸上那种漠然的、无动于衷的神气，都使我隐隐感觉到一种大难临头的危险——作为生活在这个黑人世界中惟一的白人，她是很容易引起黑人和白人的一致厌憎并被群起而攻之的。但是，她对所有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她照样还是不慌不忙，不为所动。

第三章 不幸的婚姻（母亲自述）17

我父母的婚姻是由外人，也就是一个高级别的拉比撮合而成的，他到男女双方的家里，察看嫁妆的数目并严格依照犹太法律安排婚姻的契约，也就是说，在这种形式下组合的男女，爱情是一个不必要的成份。你看，我母亲的家族既有地位，又有权势，应当属于高等门第。而父亲方面，我压根儿不知道他的家庭状况。对于他来说，母亲只不过是他在远走高飞到美国的一块跳板而已，他把她当成了一个工具，一旦他到了美国，他和她的关系也就名存实亡了。

在我床底下的鞋盒里有一份法律文件，上面记载了我是在1923年8月23日到达美国的，我们乘坐的汽船



叫作奥斯特吉斯特号。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随身带着这份文件。它是我的保护符。我不希望被他们赶出这片国土。他们是谁？任何人……政府，我的父亲，任何人。

第四章 处于危险之中的母亲23

我九岁那年，波澜壮阔的黑人争取民权运动也席卷到了我居住的皇后区圣奥尔本斯，到处都是群情激昂，民心振奋，事情的发展有如疾风扫叶一样。黑豹党人招摇过市，实力日甚一日。使得母亲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

每年夏天，新鲜空气基金组织都主办暑期活动，孩子们可以参加免费的暑期野营。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母亲陪同我到了集合地——一个位于法·罗克维的社区中心，这个地方是黑人的聚居地，方圆几英里之内惟一的白人似乎就是我的母亲了。

当我坐在车上透过玻璃窗看着母亲时，她的那张白色脸庞在一片黑色的海洋中格外醒目。正在这时，一个黑人男子带着他的儿子过来了。他的脸上长满了浓密的髭须，下巴上蓄着一撮山羊胡子，穿着黑色的皮革裤子……他是一个黑豹党成员。我的脸色虽然没变，嘴唇却发白了——恰如一个人冷不防挨了当头一棒，乍吃一惊，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黑豹党成员？居然就站在我的母亲身边？简直就像是最恐怖的梦魇成真了……

第五章 在迷惘中重生（母亲自述）41

我在孩提时非常非常自卑，郁郁寡欢，并且这种心理一直延续了很多年；即便是在今天，我也不想跟任何盛气凌人或者作威作福的家伙呆在一起，因为这令我从内心里感到紧张……这件事我只告诉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希望你知道真相。那些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



我的人要是知道了这个，肯定会乐不可支地奔走相告，是吧？他们会洋洋自得地说：“噢，她感到自卑，所以她自甘堕落，嫁了一个黑鬼！”我才不在乎呢。你父亲改变了我的生活。他引导我知道了一个真正的上帝，宗教成了我心灵的压舱石，使我从堕落的泥污中得到壮丽的升华，上帝饶恕我的一切，慷慨地赐予了我新生。能够碰到他真是我的幸事，否则的话，我现在或许是一个出卖节操的妓女或者早就不知道死在哪里了。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呢。我在基督精神的光辉照耀下得到了重生。想一想这之前我所经历的一切吧，难道不该把这称之为重生吗？

第六章 上帝的皮肤……………51

母亲热爱上帝，她每个礼拜日都要上教堂。一天下午，在从教堂回家的路上，我问她上帝是白人还是黑人。

一声深沉的叹息。“噢，孩子，……上帝不是黑人。他也不是白人。他是一个神灵。”

“那他更喜欢黑人一些还是更喜欢白人一些？”

“他喜欢所有的人。他是一个神灵。”

“神灵是什么？”

“神灵就是神灵。”

“那上帝这个神灵是什么颜色的？”

“他没有什么颜色，”她说道，“上帝的颜色是水的颜色。水是没有颜色的。”

第七章 为山姆的灵魂祈祷（母亲自述）……………61

我哥哥山姆就像是一个影子。他长得矮壮结实，一头浓密的头发，眉毛又粗又黑，肩头和双臂由于长期劳作而显得肌肉发达，那又白又光滑的皮肤上经常有一层汗水在闪闪发亮。由于他比我大两岁，因而在我和迪迪



面前拥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权威，但是，他从来不利用兄长的权威作威作福。他是一个安静、随和、顺从得简直任人都能摆布的人。父亲总是强迫山姆干活、学习《圣经》，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儿子表露出一丝温情。

后来他离家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当时应该是十五岁左右。再后来他入伍了，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现在我除了为他死后的灵魂祈祷外，再也不能为可怜的山姆做些什么了。

第八章 兄弟姊妹……………69

我的兄弟姊妹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一旦涉及到食物时，他们就变成了我的敌人。由于家里有着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们一天中经常会有很多时候是处于饥饿之中，在空空如也的冰箱和橱柜里四处搜寻食物是我们每天的例行功课。家中所有故事的情节都是围绕着如何得到食品展开的，当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个人的手段和谋略也多种多样：既有明目张胆的抢劫，也有老谋深算的诱骗；既有两面三刀的陷害，也有慢条斯理的说服。

我们的房子看起来就像是刚刚受过飓风的袭击。书本、纸张、鞋、足球头盔、棒球球棒、洋娃娃、玩具卡车、自行车、乐器，所有这些东西乱七八糟地到处乱扔，并且是任何人的公用物品。

我们的家可谓马戏场和动物园的集合体，充斥了大胆的特技表演、震耳欲聋的音乐和大大小小的动物。经过常年累月的努力，我们收集的宠物之多完全可以和一个小型的宠物动物园相媲美，这些又蹦又跳的小东西要么上窜下跳地翻箱倒柜，要么摇头摆尾地跟在你后面，舔舔你的手脚或者猛地咬你一口……



第九章 刻骨铭心的孤独（母亲自述）……………85

没有人喜欢我。我是一个可怜的弃儿。这就是我在童年时的真实感受。即使在人头攒动中我也会感觉到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是那种深切感受到没有人喜欢你、没有人在乎你的凄凉感……我既没有白人朋友，也没有很多犹太朋友。

大多数人都很穷，都在忍饥挨饿。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尝过吃不饱肚子的滋味。我也从来不用像许多人那样，不得不吃从码头捉到的乌龟和螃蟹。在我结婚以前，我从来没有为吃的发过愁。但是，我的饥饿是另一种方式的。我的饥饿是那种得不到爱和温情的精神上的饥渴。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它们。

第十章 悲惨的黑白混血儿……………91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时，母亲正在厨房煮饭，我向她提出了一个令她此后一直忐忑不安的问题：“妈妈，到底什么是悲惨的黑白混血儿？”

母亲猛地抬起头，好像一条准备进攻的响尾蛇。愤怒像闪电一样掠过了她的脸庞，她的两眼像两块熊熊燃烧的木炭一样喷射出怒火，那一发怒就变红、涨大的鼻子此时膨胀得像个气球，“你从哪里听到这个的？”母亲的声音里充满了一种克制的、绝望的痛苦。

“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

“感谢上帝，你不是什么悲惨的黑白混血儿——那到底是本什么书？”

“只不过是我去看过的一本书而已。”

“你以后再也不用看那本书了。”她重重地呼了一口气，“悲惨的黑白混血儿。到底是谁发明出这么可恶的



叫法的！是不是有人这么叫你了？”

“没有。”

“永远永远都不要这么叫别人。”

“我到底是黑人还是白人？”

“你是一个人，”她马上打断了我的问话，“多学点知识，否则你将一无是处！”

.....

第十一章 丘比特之箭（母亲自述）113

当我成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时，我渴望拥有任何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所想要的东西。我渴望有爱、漂亮的衣服以及和男生的约会。学校里没有一个男孩子对我有意思。所以，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找了一个男朋友，他名字叫彼得，他总能在我一个人的时候碰巧过来买东西，他会逗留好长的时间，陪着我聊天逗乐，千方百计地博得我的一笑。他有很强的幽默感，每次都能逗得我哈哈大笑，我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期待他的到来，期待着倩笑盈盈地与他眉目传情。丘比特之箭射中了涉世未深、天真无知、对爱情充满憧憬的我，使我沉浸在那种有如烈火燎身般的狂喜和柔情之中。

自从我的生活中有了爱情，一切都好像变了。我的心中荡漾着人类亘古以来就有的、对我来说却是全新的感情。我第一次觉得阳光是如此地温暖明媚，我的脸上也第一次浮现了真正欢快甜蜜的微笑。我在爱着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也在爱着我，在这段时间里我只是心满意足，充分感受到自我，以及一个人所能享有的全部幸福。我飘浮于一种模糊的意识中，预感到所有欢乐，兴奋到了极点。随后，事情变得严重了，我怀孕了……



第十二章 继 父125

继父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富于应付人世艰难的幽默和达观、安静、温和，对自己认定的事从不放弃，并待我们视如己出。大约是在他搬来和我们住到一起三年后的一个晚上，他突然摇摇晃晃地进了厨房，嘴里喃喃地诅咒着，说他的头部受伤了，在我能够反应过来之前，一辆救护车已经尖叫着停在了门前……当我们走进病房的一刹那，我被眼前所见的情景惊呆了。他奄奄一息地躺在那儿，目光茫然地望天，虚汗不断沁出苍白的额头，他脸部的肌肉因为痛苦而显得有点扭曲，除了嘶哑疲乏地喘气的声音之外，他不能说一个字。我站在床边，由于无能为力而怀着深深的内疚，心如刀绞。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生命中最后的力气正在耗尽，我不得不使劲眨眼，以免他看到我眼中的泪水。我想大声地告诉他我很爱他，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他能够痊愈康复，但是我最终什么都没有说。他的中风又复发了……

“不！不！不！”这是母亲歇斯底里的喊叫，她放开喉咙大哭了起来，那哭声中所流露出来的命运已定、不可改变的哀愁超过了任何辛酸、绝望的抱怨。那哭声传遍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也传到了我们蜷缩的床上，两个孩子在上面泣不成声。

第十三章 逃离梦屋（母亲自述）139

母亲知道我怀孕了，陷入了麻烦。现在回过头来看，她对这件事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最终来到了纽约，因为纽约是一个令我激动不已的万花筒般的城市。我喜欢纽约，喜欢它快节奏的、大胆冒险的感觉，喜欢它举目所见的、高耸入云的建筑物，喜欢它匆匆来往的男女和车辆给无所事事的眼睛带来的满足，喜欢它永无止息的喧



器 and 繁忙。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关心你的种族或宗教。我喜欢这座城市。

我的阿姨贝齐是我母亲的姊妹中最小的一个，她很年轻，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因此，当我在1936年的那个暑假肚子里怀着小生命到纽约时，她一下子就觉得我不太对劲了。尽管我只字未说，但我憔悴的脸色和恍惚的神思瞒不过她。她一直在追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有什么麻烦？我必须找到一个倾诉的人，所以我最终不顾面子，将整件事对地和盘托出了。她为我找了一个曼哈顿的犹太医生，然后带我去他的诊所，我在那里做了流产。

第十四章 滑向地狱的深渊 149

在继父去世之后的几个月里，母亲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眼神呆滞，脚步迟缓，仿佛继父的去世也带走了她全部的生命和活力。我的成绩也开始一落千丈，已经堕落成不折不扣的坏小子。肆无忌惮地吸大麻烟，狂喝大瓶大瓶的麦芽酒，并开始在逛商店时行窃，后来又从小偷小摸发展到公然抢劫。

我显然是在逃避现实，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我知道自己正在径直滑向地狱的深处，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对自己这么承认的。继父一去世，母亲花费了如此多的心血苦心经营的大家庭就哄地一声倒塌了，而单凭她一人之力是无力回天的。继父临终前的那番谈话没有对我发生任何影响，因为我已经自己为自己免除了所有的责任，除了回来睡觉之外，我尽可能地不在家里露面，因为我害怕看到母亲哀怨的眼睛和呆滞失神的表情……

这个家越来越没有生机，越来越凄凄惨惨。我依然我行我素，整日在外面鬼混。最终，母亲决定送我到



的姐姐杰克那儿，在那里他们把我从地狱的深处救起，使我重新走向光明。

第十五章 无法抚平的伤痛（母亲自述）……167

我已经十七岁了，在念高中的最后一年，生平第一次，我开始自己拿主意了。这不是个适合我呆的地方，我的生命和青春活力在这里只能日趋一日地黯淡熄灭。我打算到纽约去。但是，我放心不下母亲。我是她在美国的眼睛和耳朵。她不会说英语，我是她的翻译，是她贴心的女儿，因为父亲对她从来都是漠不关心的。她的胃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每次都折磨得她痛不欲生……父亲对她的健康状况向来是不闻不问的，虽然他雇了一个黑人妇女照看母亲，但是做妻子的需要的是爱。

我的同学都在眉飞色舞地议论即将到来的毕业舞会和庆典，一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父母也不允许我走进异教徒的教堂，况且也没有人邀请我参加毕业舞会，只有可爱的弗朗西斯一直在那里坚持，她知道我的家庭生活并不完美，但是她不是那种喜欢喋喋不休地追根究底的人。她是一个习惯于默默地付出的善良女孩。因而我决定为她去参加毕业庆典——因为弗朗西斯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当我离教堂越来越近时，我开始手脚发软，浑身出汗，就在我们到达教堂门口的一刹那，我挤出了队伍。我不能这样做。我无法走进那座基督教堂。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仍旧是一个犹太人。虽然我已经做了一些错事了，但我仍旧是我父母的孩子。

第十六章 灵魂深处的呼唤……175

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我在路易斯维尔的老朋友——“胆小鬼”的话是对的。如果我真的选择那种生



活的话，我的一辈子就只能埋葬在“角落”里了——无论我有着多大的抱负或潜能。我知道母亲之所以含辛茹苦地养育我长大，并不是希望我每天喝得酩酊大醉，在一个加油站干粗活，在赫曼这样的人面前低声下气并受他们愚弄的。那种生活并不像从外面看到的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它在本质上是野蛮、冷酷和残暴的。

1973年的秋天我回到纽约上高中三年级时，我痛下决心要重拾书本，重建自我。就跟母亲在忧伤时所做的那样，我转向上帝寻求帮助。每天晚上，我都在床上对着上帝祈祷，祈求他让我变得坚强，让我戒除焦躁，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上帝静静地聆听着我灵魂深处的呼唤，我开始慢慢地发生变化。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发现母亲足足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从继父去世的打击中振作起来。导致她的精神一下子垮了的不仅仅只是她丈夫的突然去世，还有年深月久积累起来的、种种无声的磨难——其中的一些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我从来无从得知的。她的过去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即便是在继父过世之后，情况也没有变化，但是，当初曾被她毅然然而地抛在脑后的东西是如此巨大，如此沉重，她不可能彻彻底底地和它们一刀两断，随着继父的去世，她内心深处那扇永远关闭的大门又轻轻打开了……

第十七章 迷失在哈林区（母亲自述）……………185

我高中毕业后便一个人到纽约闯荡了，最初我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在玛丽阿姨开的那家皮革厂工作。在我到那儿之后不久，大约是在1939年，她又雇了一个刚从北卡罗来纳到纽约的新工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安德鲁·麦克布莱德。不过，他一向用中名称呼自己为丹尼斯。他就是你的父亲。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吸引我到哈林区的,在那个年代,哈林区是人们寻欢作乐的地方。白人和黑人在工作之余都蜂拥到哈林区消遣时光。哈林就像是一块神奇的磁场,有着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我在理发店里找到了一个修指甲的工作,理发店的老板名叫洛基,是一个身材高大、浅肤色的黑人,浑身上下衣冠楚楚,修饰得整整齐齐。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戒备。我没有意识到他在打我其他的主意。

在得知洛基的如意算盘之后,我再也不能去看她了,我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意孤行地在危险的道路越走越远,在哈林区行尸走肉般地游荡。

为了埋葬我的过去和逃脱父亲的掌控,我原本是准备就这样自行其是地放纵下去的,我不在乎在堕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但是,当我告诉丹尼斯我的所作所为时,我感到羞愧得简直无地自容,因为他脸上的神色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一切。

第十八章 流不完的眼泪……………195

母亲在特拉华几乎没有什么朋友。那些黑人令她感到尴尬,而那些白人则令她厌烦。但是,无论她如何讨厌这个地方,她无路可逃。上大学是我惟一的出路,虽然我高中成绩单上的分数不容乐观,但庆幸的是奥伯林大学录取了我。当我告诉母亲这一消息时,她简直欣喜若狂。她不停地拥抱着我,容光焕发……

在1975年9月阴雨绵绵的一天,母亲开车送我到客运站。跟往常一样,她这一次又破产了,她把身上所有的美元现钞、零钱和分币全部倒在柜台上,倾其所有给我买了一张去俄亥俄的单程车票。当我上车时,她把一叠零钞塞进了我的手里,“我所有的就是这一些了,”她说道。我低头数了一下,一共是十四美元。“谢谢你,妈



妈。”我吻了她，然后疾步走上了车子，以免她看见我夺眶而出的泪水。我觉得是我遗弃了她——她那么憎恶特拉华，是我说服她呆在这个鬼地方的，而现在，我自己却逃之夭夭了……尽管我知道她那么迫切地希望我能出去。然而，当他们真的远走高飞，在人行道上微笑着向她挥手告别的时候，她却在自己的手背抹去泪水，透过起居室的窗户无言地看着他们，千言万语尽在其中。

当我透过玻璃窗户看着她时，我欣慰地发现她并没有掉眼泪。汽车向前移动了几步，她的身影消失了一会儿，但是，在我们转了一个弯之后继续往前走时，我透过玻璃窗在走道上看到了她——她背对着我靠在铁路高架桥下面的墙壁上，头低了下去，一只手正在擦拭脸上的泪珠。

第十九章 挥之不去的内疚（母亲自述）……211

母亲病得很重，我必须得回到家里去照看她。她现在的健康状况更差了。她的左眼几乎全瞎了，身体虚弱得厉害，随时都有可能晕倒。但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残废，即便在她疾病缠身的时候，她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残废。她成天都在厨房的灶台之间忙啊，忙啊，忙啊，一坐下来就努力地睁着她那视物不清的眼睛缝补袜子。她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犹太好妻子，她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恪守不渝，但父亲是一个所谓的拉比。他可以对着她大吼大叫，可以大肆取笑她，辱骂她，诅咒她，可以狠狠地对着她扇巴掌。他甚至可以公然带着另一个女人在她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

他们的婚姻大厦正在分崩离析，当父亲宣布他和母亲离婚时，单纯的迪迪一下子懵了。她对我说：“我知道你快要走了，雷切尔。请你不要走。不要回纽约。”我



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要知道，迪迪一向是那么高傲，可现在她居然开口求我留下来……我知道她是认真的。我的喉咙里像是给什么东西堵住了，心中一阵又一阵地疼痛，因为我无法答应她留下来。

“我不相信你，”她的嗓子在发颤，“我知道你要回去的。求求你别回去。答应我，你会留下来的，”她坐在床上，两只手蒙住了脸，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答应我，”她仍旧在呜咽着，“答应我，你会留下来的。”

“好的，我答应你，”我说道，“我会留下来的。”但是我违背了对迪迪的誓言，她永远都忘不了这个伤害。

第二十章 寻找外祖父……………223

在我身边的座位上是一张弗吉尼亚州的地图——我把萨福克这座小镇专门用红笔勾了出来，还有母亲给我的一幅手绘地图。为了得到她是在哪里长大的信息，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每次我一提及这个问题，她总是避重就轻地敷衍过去：“哎呀，现在那里再也不会有人记得我了。”随后她就走了出去，一处一处地去看房子，或者着手去做某件能延续几个小时、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事情，以此打发时间。

疑惑与好奇在我的心里扎根越来越深，而且越来越紧紧地绞缠在一起，我感到内心一种莫名的狂躁，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过去这样讳莫如深，急于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的渴望在我的心里蠢蠢涌动，就像是有一只可恶的蚊子咬得我浑身发痒，使得我不由自主地要伸出手去抓挠一样。当我最终打开她尘封已久的心门时，她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掏出了一个旧信封，把它撕开展平，以便有更多的空间。然后她给我画了一幅地图，上面标注着她家在萨福克的位置。她一边画一边对我说道：“公路从这儿经过。这是那座桥。郡政府在路下面，